

大學評鑑

陳玉峯

David W. Orr 是我很激賞的生態教育家，他那小冊論教育、環境及人類遠景的「Earth in mind」，是我開授環境倫理學指定必讀的書籍，充滿當代智識分子的睿智、教育的良知與參與社會改造的勇氣與行動，針砭美國大學教育，兼充警世晨鐘。

近年來仿同美國流行的評鑑，台灣的大專院校亦廣泛實施，評鑑的項目天下一大抄，例如師生比、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比例、教師著作、圖書館藏書量、學雜費等等，藉此而來評比學校所謂的「教育能力」，然而，Orr 卻有另套見解，他抨擊好的教育場所未必等同於評鑑下的教育能力，甚至於是種反指標現象，更且評鑑大多屬於過去式，也未必能保證好的未來，真正能反映教育品質的最重要標準，必須衡量該學校及其畢業生對生界的影響，且對生物圈負責。

1. 因此，他主張評鑑大專院校的五個基本準則如下：
2. 評量每個學生所消耗各類物質的數量與能量。
3. 評量學校對物質使用、再生利用、廢棄或污染物質產量或使用能源效率等等之考評。
4. 評量學校課程之能否提供學生生態文化的基本涵養，包括如畢業生具備基礎生態學認知的比例、自然生活體驗、協助當地環境復原或復育……。
5. 評量學校對所在地經濟的貢獻，亦即對全球永續發展、能源節約、有害物質產量的評估。（註：物質取材當地原則）
6. 評量畢業生一生中對全球環境造成的衝擊，對永續社會的貢獻。

他的準則對台灣而言，毫無疑問是天方夜譚、癡人夢話，準此標準，台灣的一些系大概得更名為砍樹系、塑膠系、毒污系……，不僅如此，他還批判榮譽學位、校友的頒授，往往是那些擁有名利權勢而獨缺天賦才氣者；他也建議，如果畢業生欠缺生態素養，對地球一無所知，

則學校理該自責且謀求補救之道，也就是說，如同汽車廠商發現瑕疵車之際，主動花錢回收，學校亦該售後服務，修復破碎的心靈，提供補救教學，否則，授予學位的學校應向社會致歉，退還學費並附加利息，「擁有學位而戕害地球即是生態教育失敗的後果，任一事件中，國家、學校及違法者都該得到懲罰，並從中獲致啟迪教化」！

表面上如此的思惟帶有詼諧，令人在莞爾中首肯其良知與規範，這些點子事實上也可執行，但對如台灣社會的平均智能而言，似乎只是玩笑，然而，其概念實脫胎於「要求任何生產者，對其生產產品導致地球的任何後果負責」的環境倫理。

對照今日台灣偉大教育的出產品，拼命成功的創造汞污泥、摧毀國土的水泥工業、伐盡地球原始林的博士工廠、殺光溪流魚族的污染業、毒化海洋的龐雜產經企業……，大官、民代卻鼓勵人民要去相信這等「專家」，而且全面社會價值幾近於完全信奉。文明社會如今之成功與進步，只須稍加拉長時空即可瞭解，那只是搶劫後代子孫未來財，以及盜取古地球儲存的太陽能，做耗竭利用的賭徒心態，本質上，帶有反公義、反自然、反演化、放縱貪婪的諸多邪惡，卻在科技文明光鮮亮麗的偽裝下，賦予時代的正當性。如果我們不能從教育系統中，培育出顛覆教育價值的知識分子，充其量，我們的大學只是武器、砲彈工廠，更多的產品不過是更恐怖的危機製造。

所謂評鑑固然需要若干制式、量化的「標準或介值」，但若欠缺強烈反省與批判的本質與後果論的機制，則評鑑易流於製造商品流行名牌的弔詭，而台灣的評鑑制度似乎一開始就落入名牌製作的窠臼，設計評鑑與參與評鑑的學者、專家、官僚的第一要務，最好具備深沉自我評鑑的能力與誠意，加進如 Orr 的若干地球村觀念與實踐，則更屬必要。

新近所謂卓越計劃，似有特定大學分大餅、搞公關之嫌，而國家資源分配權反映在特定「成功的」權勢手中，這批人更該思考教育的本質，否則公器「私」用，都屬歷史、土地及生界的罪人。筆者在此呼籲教育部，任何評鑑必須能導引被評鑑的對象，激發其自省機制或內在革命；教育系統中，小自對學生學習的分數評量，大至任何學校長時期對當地，以迄全球生界的正、負面衝擊，皆須具備此一本質及其設計。